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1202-51
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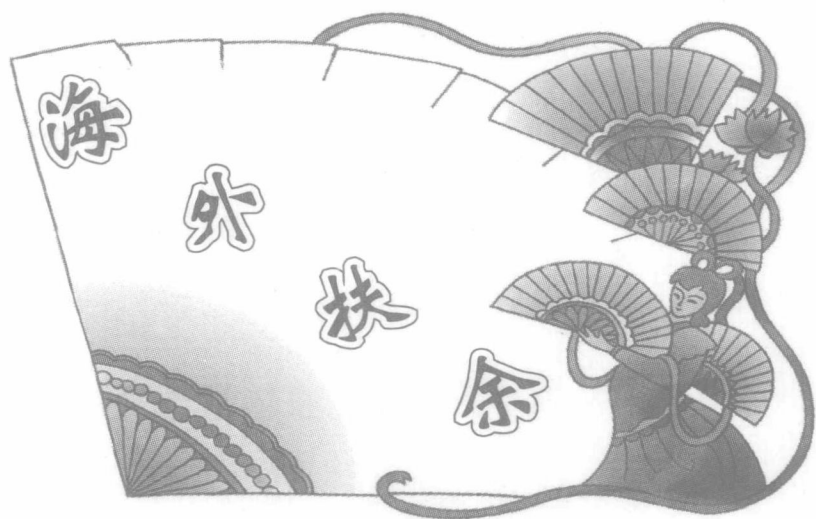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四十三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清·陈墨峰 编

目 录



序	(5)
第 一 回 得父财芝龙雄海岛	(6)
第 二 回 惊异兆成功出母胎	(16)
第 三 回 写劝书沈犹龙招降	(26)
第 四 回 赈旱荒郑芝龙开垦	(36)
第 五 回 奔国难郑成功就学	(45)
第 六 回 剪羽翼洪承畴诱降	(55)
第 七 回 弃唐王芝龙投敌国	(65)
第 八 回 亡隆武成功遭兵灾	(75)
第 九 回 为国耻树旗全大义	(85)
第 十 回 痛母恨定盟双复仇	(95)
第十一回 朝永历诏封延平公	(105)
第十二回 顾福京失陷厦门岛	
第十三回 收三县大败陈督帅	
第十四回 割四郡媾和延平公	
第十五回 揭阳战执法刑苏茂	
第十六回 海澄守背义投清营	
第十七回 焚积聚火烈安平镇	
第十八回 索偿金兵进闽安关	
第十九回 海澄县金都统大败	
第二十回 王家渡苏维国报仇	
第二十一回 赏勋劳晋封延平王	
第二十二回 掠温台收伏骁骑将	

海

外

扶

余



- 第十二回 议北伐大阅海陆军 (115)
阻龙宫折损戈船甲
- 第十三回 乘时机大人江南地 (125)
飞羽檄连下各城堡
- 第十四回 中奸谋兵败白土山 (135)
遇故人师进台湾岛
- 第十五回 败荷兰兵夺台湾岛 (145)
访隐逸礼聘陈永华
- 第十六回 惊异梦赤嵌城立会 (156)
闻噩耗延平王归天



序

嗟夫，怒狮一跃三千丈，搏尽群蟻却睡魔，此非我祖国将来之希望乎？“黄祸”迷漫遍大陆，蹂残欧美人蹄阡，此非我同胞将来之希望乎？呜呼，而今何时，而今何时，而今则一息奄奄，卧病在床，子孙逃散，大盗在墙，虽有卢扁，莫救其亡之残年将尽之末日也。夫国既不保，何问于家？种且不保，何问于身？此必然之势也。然而今试执途人而告之曰：若身有疾，不治将丧；若家有疾，不治将亡；未有不色然怒者也。及其信也，必百计以挽回之。更告之曰：若国有疾，不治将丧；若种有疾，不治将亡；亦必笑而置之而已。即其信也，亦但相对咨嗟太息而已，岂闻有所以救之者？噫，是诚爱身爱家之重于爱国矣！虽然，是虽爱身家而实又不善爱者也！夫种者积身而成也，国者积家而成也。善谋家者不遗其国，而后家可谋焉；善保身者不遗其种，而后身可保焉。今也弃郊门而守户牖，则大盗之来，宜其尽丧而无存矣。同胞同胞，其亦知十七世纪之上半，东亚大陆之上有顶天立地之英雄，于吾祖国上演龙争虎跳之活剧，为吾同胞出一代表人物、留一伟壮纪念之郑成功其人者乎？呜呼，成功而今何往？吾于百世下想其仰天长号、拔剑斫地、挥戈返日、投鞭绝流之气概，是诚最善于爱身爱家者矣。夫以言身家，则成功之身家降矣杀矣。然吾身既在，则吾亦国家之一小分子也；既有一分子在，安可弃其责任？！以爱身家性命之精神，发为国家种族之思想，是诚无愧于爱身家性命者矣。吾思之，吾欲效之，吾愿吾同胞皆效之，以强我种族，以兴我祖国，以达我将来所希望之目的。



第一回 得父财芝龙雄海岛 惊异兆成功出母胎

故国今何处？一望时，连天烽火，遍郊征戎。宗社丘墟叹黍黍，只有铜驼如故。四百兆生灵共怒。天启英雄思自立，把中原失鹿擒将住。乘风涛，展驹步。颠连困苦何能顾。但愿将一阵雄风，破帆飞去。挽得狂澜存故物，尽此一身义务。但无奈英雄末路。空剩有荒岛苍凉，把热心死党齐来铸，待铸得，金城固。

金缕曲

咳，看官，也晓得中国将亡吗？也晓得亡国的苦楚吗？这中国将亡，种种的衰败情形，大约各人都晓得了。但是亡而存之，方是中国的幸福；不然就亡了，各人有什么好处呢？然而，晓得将亡的很多，想要救亡却没有，这什么缘故？不过是不晓得亡国的苦楚，随他去罢了。咳，这亡国的苦楚，须是不好吃的呢！不用讲将来瓜分的苦楚，就是从前朝代改革的苦楚，也足够吃了。不用讲远，就只看明末清初的兵革，扬州十日，杀得八十几万；嘉定一县城，也杀得四五万；此外无记载可考的，全天下算起来，就不知几千千万万。你道亡国是容易的吗？

有的说：“这是抗拒的缘故，若随到随降，就没有这个事体。”咳，这想错了。据我还以为死得太少呢！西哲有言，要大建筑，必先要大破坏。如果人人肯死，拼个你亡我存，人杀一个，杀人一个，到底不肯给别人占了便宜，还有谁敢正眼觑他？就是因为怕死，被人看轻了，人人都晓得夺城容易，杀人也容易，这个也来争争，那个也来夺夺，到后来也就死得不少。倒不



如拼着一死，一个斗一个，也教人不敢侵犯的好。就如五胡五代的时候，天下无主，暮楚朝秦，哪个去守节？不过是城破一投降，城复一投降罢了。然而因为这个缘故，破城也多，复城也多；复时也杀，破时也杀；移过一姓，杀过一遍；五代五胡的丧乱，就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所没有的惨剧，这岂不是肯降不肯死之祸的明证吗？至于泰西各国朝代的年龄，长以千计，短以百计，从没有三五十年、二三十年代的朝代，这什么缘故？也不过是泰西的人肯死不肯降，被人杀也要杀人，所以人家一望而怕，也就不敢来争人的家国了，这岂不是肯死不肯降之福的明证吗？中国明末的时候，肯死的也有，不肯死的也有；肯降的也有，不肯降的也有，纷纷不能尽述。这部书单表内中一个极怕亡国、极不肯降，却极肯出力以救国的英雄，也教列位晓得肯死肯出力的好处。

闲话少提，却说明神宗皇帝万历年间，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底下有一个东石村，村里有一家人家，姓郑名习，号天寿，从祖父手里便是漂洋为生，家里有家财万贯，良田千顷。到得天寿手里，仍旧还是做漂洋的贸易，时常来往日本、台湾各处，挣的家私就也不少。只有一件缺恨，看看年将半百，膝下无儿。原来天寿他虽然家财万贯，却是勤俭成性，自从年轻时候，娶过一房妻子，娘子又极其贤明，所以两人和气无间。虽然为子嗣缘故，娘子苦劝了几回，娶了一个偏房，但是仍旧不曾生育得一个，所以天寿也就绝望不想再娶了。

有一日，天寿无事，在家同娘子闲谈了一歇，提起儿子的话。他娘子说道：“官人，你年纪看看转眼就要五十岁了，我也老了，娶来的姨娘又不生育，这后嗣一事，还是空虚，如何是好呢？”天寿道：“罢了，我生来命该孤单，有什么法子。”娘子道：“据我看来，还是再娶一个为是。我们家里又不少这几个钱，能够生得一男半女，岂不是郑氏门中的香烟也不断了吗？”天寿道：



“娘子，你这话不用讲了。我并不是不为郑氏香烟打算，实是我不会生育，再娶也只空误了人家女儿，又何苦呢？”他娘子道：“官人年纪虽大，也还不至于老，怎么样晓得再不会生育了？”天寿道：“要生时早生了，转眼五十岁的人，难道还会胜过从前年轻时候？”娘子道：“儿子迟早也有前定。命该有儿，六十多岁生子的也有。若照官人这样，再不会生育，再不肯娶，难道这一副人家就是这样了当吗？”天寿道：“我本想歇过两年再打算，如果实在没法，就抱一个养儿也使得。如今想起来，人生难测，难定几时生，难定几时死。明天我索性把这事办清楚，省得临时忙乱。”娘子听了，就也无法，只好罢了。

过得几天，天寿果然叫人去抱人家小孩子，有愿意的送来看。人家一听郑家官人要抱做儿子，就多半愿意。过了一日，就送了十几个来。天寿看看都不中意，只赏了些钱，叫抱了回去罢了。

有一日早起，只见家人带着一个乡人和一个衣裳褴褛的人抱了一个小儿走进来。天寿正在厅上，一看时认得乡人是种田的吴一心，天寿便问道：“吴一心你来了吗？这人是谁？这小孩子可是他的儿子吗？”一心忙答道：“正是，这小儿便是他的儿子。他姓李，因家里难过，人口又多，所以把儿子想送了这里来。”天寿命家人抱来一看，虽然浑身尘垢，衣裤不全，却偏生得方面大耳，虎目豹眉。天寿心下倒也有点欢喜，就叫人抱了进去给娘子看去，天寿便问吴一心道：“小儿几岁了？叫什么名字？”一心道：“小儿三岁了。”随问姓李的道：“名字什么？”姓李的道：“名字叫作芝草的芝字。”天寿点头不语。等老婆子把小儿抱了出来，道：“娘子看过了，叫官人自做主吧。”天寿便向一心道：“小儿且留下，你到外面坐去吧。”一心答应了，同得姓李的一同出去了。

这里天寿回转头来向老婆子道：“你把小儿去洗个干净，再



把两件衣裳给他穿好了来。”老婆子答应着抱了小孩子去。天寿当下走到里面，向娘子道：“你看这小孩子如何？”他娘子道：“很好，你是不是把他留下？”天寿道：“已留下了。”说着闲谈了一歇，老婆子把小儿浴好抱了进来，天寿一看，果然一貌堂堂，心下大喜，随叫人赏姓李的二百两花银，吴一心也赏了二十两。当下替他改名叫作郑芝龙，家人仆妇等都只称他公子，当儿子一般看待。众亲戚朋友闻知，也都来贺喜，热闹了几天。

正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谁晓得芝龙来了郑家，几月之后，天寿的姨娘也有了身了，到得明年，就生下一个儿子，天寿这一喜恰好天外飞来一般，正是：

无官一身轻，有子万事足。

当下做三朝，做周月，亲生子自然又比养子热闹点，一直忙个不了，这且不提。

却说光阴似箭，转瞬芝龙年已六岁，天寿便把他送去读书。读了几时，他虽然资质聪明，无如性不在书，每日只欢喜跟着村里小厮打杂。天寿因他年纪小，也不十分去督责他。过了几年，自己儿子年纪也大了，就把他送入书塾，取名叫作郑鸿逵。谁晓得鸿逵看芝龙的样子，每日也只跟着小厮们打架耍子。天寿只有这个亲儿，如何肯去难为他？只好把芝龙诫训了几次。无如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，芝龙听了，只如耳旁风一样，随过随忘。

到得十余岁上，天寿一想道：“罢了，既然如此，你也不是读书种子，我也不是读书人家，你只跟着我做海外的生意去吧。”芝龙听了，倒十分高兴。于是天寿把他带到海上，从此芝龙便跟着他父亲在海上学些行船的法子，占候的工夫，又到日本、台湾各处做贸易。天寿一看海上的生涯倒可以来得，便叫他只管在海上做生意，自己却安坐家中过老去了，不提。

却说芝龙有一回做贸易到得日本，却逢着一个同伙的朋友也在日本，问起芝龙年纪，很觉得敬慕，便替芝龙作媒，娶了一个



日本女子。芝龙完婚之后，便把她带了回来，一家团聚。一看时，那时鸿逵年纪已大了，天寿便要他跟着阿哥芝龙也去学航海去。芝龙道：“爹爹啊，近来海盗极多，做贸易的十分不稳，孩儿想各船上防贼的弓箭、火炮、刀枪等件都要多备才好。”天寿道：“你说哪里话，船上的家伙难道还不够用吗？而且多备也防禁。”芝龙道：“怕什么，只要出口之后，便坦然拿出来了。”天寿一定不肯，芝龙无法，只好罢了。

光阴荏苒。那年正是万历四十七年，郑天寿一病不起，芝龙、鸿逵忙赶了回来，侍养了几天，服药无效，居然一命呜呼。芝龙忙着发丧殓殓，还未做了，接着天寿娘子因痛夫过甚，也就一病归天。芝龙兄弟守孝在家，到得明年，已是一周年。芝龙在家无事，便时常和几个亲戚故旧闲谈，恰好有一个海客，也是姓郑的，要和芝龙拼股往日本做大贸易。芝龙大喜，约了明年服满同去。

到得第二年，芝龙、鸿逵同了姓郑的郑老，还有一伙的伙计，就满装了八号大船的货物，择日起行。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出去，谁晓得去了两日，只见芝龙同得鸿逵带了两只船慌慌张张的逃了回来。郑老的儿子郑虎、郑豹闻知，连忙赶到芝龙家中，一问才晓得被海盗夺了去，连他父亲也不知死活。郑虎、郑豹大哭了起来，芝龙安慰了一番，郑虎遂说道：“海盗去向谅必也可探得出来，我不报此仇，誓不为人！”芝龙道：“很好，就我也好替你令尊报仇。我已遣人去探令尊的消息和贼人的巢窟了，且待回来时再看如何。”郑虎道：“我想：要报仇，报官是不相干的，还是我们自己来好。”芝龙道：“好是很好，但自己怎么样来法？”郑虎道：“我们先去借十余只大夹板船，再借几十只小夹板船，每船配上三十个人，去雇了五六百个人，连我们自己的伙计，算来就也不下一千，再请两个名教师来教两个月，就可以同贼拼个死活存亡了。你道如何？”芝龙大喜道：“如此甚好。你既有此



意，我愿助你。”二人听了也大喜。谈到投机，芝龙见二人人物轩昂，就想结为兄弟，向二人说了，二人也都愿意。叙年齿时却是芝龙顶大，次下郑虎、郑豹，三人设盟立誓，结为兄弟。芝龙便叫郑虎、郑豹都加个“芝”字，以见得和亲兄弟一样。二人也答应了，就改作芝虎、芝豹，从此以后，不称名字只称兄弟了，不提。

却说过得两日，探信的人回来报道：“郑老不知下落。只听得说贼人约有五六百，都藏在出口一百里地名沙港的地方，为首只一个，名颜振泉。无事时在港内住家，捕鱼过活，有事便上船作贼。所用船约有一百号，都是三号小夹板船，就有抢得大的也都不用，卖给别处的海客罢了。”芝虎、芝豹听了，咬牙切齿骂了一回，只得想报仇的法子了，便和芝龙各拨家私，招募丁壮。又请了两个教师，一姓朱，名一宁；一个姓吴，名同德，就在出口三十里地名东乡的地方训练起来，练了有三个月之久。正是天启元年六月的时候，芝龙看已训练好，便定那日大家拔碇起行，乘着风势潮流，转瞬已到沙港口外。芝豹对芝虎道：“此刻潮退时候，我不利进，彼又利出，不可不防。”芝虎道：“不怕，潮已过时，他此刻如出来，等刻难道不想退入不成？但也不可防他冒险而来。”说着，芝龙恰好走了来。芝虎便将此话告知芝龙，芝龙道：“我也是这样子想，已早调部好了。你看着吧。”说着，小号船已先到，便一齐下篷抛碇作一排，随后大号船也到，便到小号船前面下碇，专等潮涨入口，不提。

却说颜振泉那日正在村中饮酒，听得手下哨探的进来道：“今天从里面开几十只夹板船出来，此刻都下碇对岸，不晓得可用不可用。”颜振泉道：“油水多不多？”哨探道：“看船身不重，恐怕没有什么油水。”振泉把酒杯一摔，道：“不好了！旗号怎么样呢？”哨探道：“旗号都只平常吧，不过却系一色。”颜振泉道：“不好了！一定官里来剿捕了。但我上去时也有探听，并没有什



么大案发作，如何忽然大动刀兵起来？也罢，明天和他开仗便了，料官兵也无能为。”说着，便传命村中，明日准备上船开仗。

到得夜里五更时候，颜振泉在家中睡觉，忽听得村中大哗了起来。颜振泉从梦中惊醒，还只道准备上船，所以喧闹；及仔细一听，只听得求饶呼醒之声不绝于耳，这才晓得捕兵到来，当下大惊，一骨碌爬了起来，穿好衣甲，只听得“噹”的一声，自己的大门也被人冲倒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颜振泉喊声：“不好！”正要去摸刀时，不提防朦胧中“飕飕”的几条大汉从窗中跳了进来，手里都拿着旱柄挠钩，向振泉身便搭。振泉正欲解开时，只见窗外又有一条大汉扑地跳了进来，直奔振泉面前，举手就是一刀，把振泉右手砍断跌落，随起一脚，把振泉踢倒，命众人把他捆起。你道此人是谁？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郑芝虎。当下芝虎命人带到厅上，自己坐在旁边看守，专等芝龙来时商量处置的法子。

原来芝虎报仇心切，一到得村中时，众人都分头去杀人，自己却和芝豹带了十几个敢死的大汉，在村中劫了一个小贼做向导，叫他一直引到颜振泉家中，随后冲倒大门，直杀进去，果然一网便被他打着了，所以专在那里等众人来会议，这且不提。

却说郑芝龙、朱一宁分头去杀人，杀了一歇，天已亮了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躲的躲，村中几十家海盗都以为官兵到来，直杀得形影全无了。当下天已大亮，大家会齐到颜振泉家里，芝虎便向芝龙道：“这颜振泉畜盗，你看如何处置？”芝龙道：“这听凭贤弟的意，但且把他带来看。”芝虎便命人把颜振泉提了过来。振泉一看，上面坐的也不是官，旁边立的也不是兵，心下大怒，便喝道：“咄！你们鼠辈竟敢强劫杀毙一村人命，王法不怕吗？”

芝龙冷笑道：“我也不用多讲，你可记得三月间有八号大夹船的生意吗？我们今日非别，就是八只之中逃出的两只船上的人，今日特来报仇！谁叫你那时斩草不除根，致令今日萌芽依旧



发呢？我看你既到今日，还有何言！”振泉听了，才晓得是为报仇而来，连忙改口道：“原来壮士是来报仇的。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罪该万死，只求壮士饶命。”芝虎大喝道：“咻！要强索性强到底，何必讨饶！三月间所得的船和人都到哪里去了！”振泉道：“船卖了。”芝虎道：“人呢？”振泉不敢答应。芝虎道：“都杀了吗？”振泉道：“是。”芝虎大怒道：“尸首都埋在哪里？”振泉道：“尸首都埋在大洋底了。”芝虎一急，晕了过去，众人忙叫了醒来；芝豹也对着大哭，众人又劝了一番。

芝虎道：“罢了，这畜盗害的人也不止一个，今日天假我手。你们去把刀拿来，就在我面前细刚起来，不可刚死，留个活头让我亲杀。”众人答应一声，就把刀在振泉臂上、腿上各处细刚了起来，刚到半路，又故意把刀尖在肉里剐了几剐，那振泉便杀猪也似的喊。芝虎却一声也不作，只眼睁睁的看着罢了，看看声音微弱，芝虎道：“好了！”众人止住了手。芝虎右手提刀，左手揪住振泉的头发，大声喊道：“颜振泉，饶了你了！”振泉把眼强张开一看，芝虎手起刀落，头已两断，尸首跌翻地上。芝虎把头提在手里，看了一看，道：“总算开眼的，罢了！”随命把尸首收拾过，大家到各处去寻些食物过饥。

芝龙向芝虎道：“我们杀了这许多人命，却怎么样办法才好？”芝虎道：“我本拼着一死，自首去便了。”芝龙道：“不能，你一人自首不要紧，须防连累别人。这事非一人做得到，牵连起这许多人，如何是好？”芝虎道：“你看怎么样呢？”芝龙道：“我看且在这里落草。”芝虎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，这样时我们也是一个颜振泉了。”芝龙道：“不是，我们且在这里住下，也不杀人，也不抢物，捡个要紧地方去抽商贾的捐。那时官府得知，一定要捕的，我们再把官兵杀退。他一定来招安，那时去投降，不但前罪尽免，而且将来还可图个出身。你道好不好？”芝虎一听不错，就答应了。



芝龙又去叫齐了众人，问道：“你们一伙儿杀了这许多人，明天官府若来捕治，却如何是好？”众人齐道：“官府敢来时，也把来者杀了。”芝龙道：“你们大家不是都要回去吗？到回去时各人散开，官来拿时，却如何呢？”众人听了，倒没主意起来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芝龙道：“我替你们想，除非大家只管在这里，永远不散去，官府才没奈何你。”众人听了，乖的早已会意，都道：“很好。”那呆的却还问道：“在这里哪里来得吃呢？”有的就笑道：“你不看从前他们哪里来得吃呢，我们为什么会没有得吃？”芝龙又说道：“我们并不同他们一样。”随把不杀人、不强抢的话说了一遍。众人一齐大喜，答应过了。

当下芝龙便命人把船只都收进口来，过了几日，便到港外各处去巡逻去。只见有商船，便要抽捐；不肯时，把船一齐围了来，吓得一吓，就也肯了。半月间不曾杀过一人，已得了不少的财帛。果然官府得知，派了二十只大船来捕芝龙。芝龙命把船排了出去，血战一日，官军大败而逃。芝龙也不追赶，仍旧收船进口。从此纵横海上，官军再也不敢来觑上一觑，人就把他号作“郑氏三雄”，不提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芝龙虽然在沙港落草，却时常乘便回家，有时候无事，便在家里歇下，习以为常。到得那年天启四年，芝龙娘子身怀六甲，便向芝龙道：“我自从有身之后，时常梦中乘空登天，看见天上东南方有一道白光，阔几十丈，长几百丈，闪闪的乱动，因而惊醒，不晓得什么缘故。已经好几次了，每次看时必小了一点，又近了一点，那光却又亮一点，现在只有一匹布的大了。”芝龙笑道：“我明天替你请一个圆梦的先生，替你圆圆看就明白了。”他娘子笑道：“圆梦固然不必，只不晓得什么缘故，真的有点稀奇。”芝龙道：“有什么稀奇，顶好的吉兆、不过是主生贵子罢了。”说着，他娘子也好笑。

到得天启五年四月间，芝龙娘子的怀身已是十月满足，有一



日夜里，正在睡觉，忽听得空中似放爆竹的一声响亮，忙睁眼看时，正是平时的样子；仍旧乘空的立在云中，白光一匹，正在东南方闪闪的乱动；心里诧异道：“罢了，难道我又入梦了？”再看时，白光却离身不远，那光直射人目，不能正看。芝龙娘子心里想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这回索性看个真，到底什么东西？”想罢，方欲抬头看时，只见白光忽然缩小，却如一条带一般，如飞的直奔过来。芝龙娘子走避不及，那白光便直奔了她身上，一围围了起来。芝龙娘子大惊，要喊却喊不出声，正在危急时，那白光却越围越紧，肚里被他围得极痛了，只得竭力一喊，却把隔房的老婆子惊醒了，忙问：“什么？”芝龙娘子却还在那里道：“肚里捆得好痛！”老婆子忙走起来，道：“娘子要临蓐了。”芝龙娘子被他一提，才记起是要临蓐的缘故，一时心里把梦中事情也忘记了，便只顾得腹痛。老婆子忙起来烧热水冲汤，叫人去叫收生婆伺候。到了第二日早起，才生下一个孩子，稳婆抱了起来，道：“恭喜！是一位小公子。”随即洗浴净洁，把衣裳穿好，抱了放在床上。这里一面料理产内事情，一面叫人去给芝龙通信，正是：

今作人间佳子弟，昔为天上玉麒麟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